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十二
三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十二

皇極經世書六

觀物外篇下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石之花鹽消之類是也水之木珊瑚之類是也

水之物無異乎陸之物各有寒熱之性大較則陸為陽中之陰而水為陰中之陽

日月星辰共為天水火土石共為地耳目鼻口共為首髓血骨肉共為身此乃五之數

火生於無水生於有

不我物則能物物

辰至日為生日至辰為用蓋順為生而逆為用也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

鷹鵰之類食生而雞鳬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猫犬之類食生又食穀以類推之從可知矣

馬牛皆陰類細分之則馬為陽而牛為陰

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

禽蟲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蟲之類亦然

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蕪菁之類今歲根

而苗來歲則苗而子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

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

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

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龜獺之類走之類也

夫四象若錯綜而用之日月天之陰陽水火地之陰陽星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

天之孽十之一不可違人之孽十之九不可追

陽主舒長陰主慘急日入盈度陰從於陽日入縮度陽

從于陰

飛之走雖凫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神無所不在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

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為神者至言也

身地也本乎静所以能動者氣血使之然也

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

生生長類天地成功别生分類聖人成能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又言在膽正寤在心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我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陽主闢而出陰主翕而入

日在于水則生離則死交與不交之謂也

陰對陽為二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于陽則歸之于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

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

以天地生萬物則以萬物為萬物以道生天地則天地亦萬物也

水之族以陰為主陽次之陸之類以陽為主陰次之故水類出水則死風類入水則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龜蟹鵝鳧之類是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

一變而二二變而四三變而八卦成矣四變而十有六五變而三十有二六變而六十四卦備矣

天火無體之火也地火有體之火也

人之貴兼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氣變而形化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火無體因物以為體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

氣形盛則䰟魄盛氣形衰則䰟魄亦從而衰矣䰟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益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星為日之餘辰為月之餘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為堆阜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藏者天行也府者地行也天地並行則配為八卦

聖人利物而無我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易有真數三而已參天者三三而九兩地者倍三而六

八卦相錯者相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夫易根於乾坤而生于姤復盖剛交柔而為復柔交剛

而為姤自兹而無窮矣

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録實事而善

惡形于其中矣

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韻法開閉者律天清濁者呂地

韻法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

素問密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也

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乎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于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莊荀之徒失之辯

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衎凡冬聲也

不見動而動妄也動于否之時是也見動而動則為無妄然所以有災者陽微而無應也有應而動則為益矣

精氣為物形也遊魂為變神也又曰精氣為物體也遊魂為變用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剸劇者才力也明辯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無德者責人怨人易滿滿則止也

龍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於陰陽之氣得時則能變化失時則不能也

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為仁而已

三人行亦有師焉至于友一鄉之賢天下之賢以天下為未足又至於上論古人無以加焉

義重則內重利重則外重

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

能醫人能醫人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為人所不

能為之事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為賢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為高也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為卿相為匹夫以至學

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少若得天理理眞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歷不能無差今之學歷者但知歷法不知歷理能布筭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歷法

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

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歲再潤天時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

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遷怒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足以謂之好學

伯夷柳下惠得聖人之一端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人之時

太玄九日當兩卦餘一卦當四日半

楊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倉稟實府庫充兵强名正天時順地利得然後可舉

易無體也曰既有常典則是有體也恐遂以為有體故曰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為典要變也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踟躕四顧孔子觀吕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

今有人登兩臺兩臺皆等則不見其高一臺高然後知其卑下者也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為身本家為國本國為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

物來則剸之若恃物之利而求割乎物則物與物皆傷矣言發乎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為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有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

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

智數或能施于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

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
月所照皆可行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為
得矣
斂天下之智為智斂天下之善為善則廣矣自用則小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
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

權者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為弓弱無力者以為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已之力有餘而以為弓弱無力者不以已之力不足而以為弓強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

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無大位不可過也孔孟其人也不可踰

也其位不勝德耶大哉位乎待才用之宅也

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生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

先天圖中環中也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所行之路不可不寛寛則少礙

知易者不可引用講觧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所謂皇帝王覇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覇而已但用無爲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

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是禽獸也
季札之才近伯夷
叔向子産晏子之才相等埒
管仲用智數晩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聖人有功亦必録之不可不恕也
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褒

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

其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其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襃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襃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為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況五霸實有功於天下且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夷狄乎安得不與之也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凡人為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平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羊名也禮實也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

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為霸者之罪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

而為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者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者也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于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而襃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

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聖人之難在不失仁義忠信而成事業何如則可在於絕四

有馬者借人乘之舍己以從人也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

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人有出人之才必以剛克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若用於他反為邪惡故孔子以申棖為焉得剛既有慾心必無剛也

君子喻於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唯聖人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為小人直不畏耳聖人

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顔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爲將發於心而便能絶去是過於顔子也過與是爲私意焉能至於道哉或曰與善不亦愈於與惡乎曰聖人則不如是私心過與善惡同矣

爲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逕

以求之是屈天理而狥人欲也不易難乎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脩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强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魯之兩觀郊天大禘皆非禮也諸侯苟有四時之禘以為常祭可也至於五年大禘不可為也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

誰能出不由户户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濟者也不由户者開穴隙之類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别也雖多見必有以别之

或問顯諸仁藏諸用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諸仁也其度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藏諸用也

洛下閎改顓頊歷為太初歷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隔一四細分之則四分

半當一卦氣起於中心故首中卦

叅天兩地而倚數非天地之正數也倚者擬也擬天地正數而生也

元亨利貞變易不常天道之變也吉凶悔吝變易不定人道之應也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顔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

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統下三者有言象不擬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擬一物以明意有數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類是也

易之數窮天地終始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

易有內象理致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變者是也

在人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則乾道成陽坤道成陰神無方而易無體滯於一方則不能變化非神也有定體則不能變通非易也易雖有體體者象也假象以見體而本無體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為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

謂之非道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正音律數行至于七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於寅而入於戌亥子丑三時則日入于地而目無所見此三數不行者所以比於三時也故生物之數亦然非數之不行也有數而不見也

月體本黒受日之光而白

水在人之身為血土在人之身為肉

經綸天地之謂才逺舉必至之謂志並包含容之謂道

六虚者六位也虚以待變動之事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

膽與腎同陰心與脾同陽心主目脾主鼻

陽中陽日也陽中陰月也陰中陽星也陰中陰辰也柔中柔水也柔中剛火也剛中柔土也剛中剛石也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于五霸絶于秦萬世

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日為心月為膽星為脾辰為腎藏也石為肺土為肝火為胃水為膀胱府也

易之生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總為四千三百二十世此消長之大數演三十年之辰數即其數也歲三百六十日得四千三百二十辰以三十乘之得其數矣凡甲子甲午為世首此為經世之數始于日甲月子星甲辰子又云此經世日甲之數月子星甲辰子從之也

鼻之氣目見之口之言耳聞之以類應也

倚蓋之説崐崘四垂而為海推之理則不然夫地直方而静豈得如圓動之天乎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十干天也十二支地也支干配天地之用也

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神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無體

循理則為常理之外則為異矣

風類水類小大相反

震為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淵之下有動物者豈非龍乎

一十百千萬億為奇天之數二十百二十千二百萬二千億二萬為偶地之數也

天之陽在東南日月居之地之陰在西北火石處之

火以性為主體次之水以體為主性次之

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

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堯典朞三百六旬有六日夫日之餘盈也六則月之餘縮也亦六若去日月之餘十二則有三百五十四乃日

行之數以十二除之則得二十九日

五十分之則為十若三天兩之則為六兩地又兩之則為四此天地分太極之數也天之變六六其六得三十六為乾一爻之數也積六爻之策共得二百一十有六為乾之策六其四得二十四為坤一爻之策積六爻之數共得一百四十有四為坤之策積二篇之策乃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數問肺主皮毛心脉脾肉肝筋腎骨上而下外而内也

心血腎骨交法也交即用也

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

乾為天之類本象也為金之類列象也

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離終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天地並行則藏府配四藏天四府地也

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濟未濟以人事也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

火生濕水生燥

神生數數生象象生器

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之變復歸於神也

復至乾凡百有二十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有二十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乾奇也陽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天坤耦也陰也順也故天下之順若如地所以順天也震起也一陽起也起動也故天下之動莫如雷坎陷也一陽陷於二陰陷

下也故天下之下莫如水艮止也一陽於是而止也故天下之止莫如山巽入也一陰入二陽之下故天下之入莫如風離麗也一陰離於二陽其卦錯然成文而華麗也天下之麗莫如火故又為附麗之麗兌說也一陰出於外而說於物故天下之說莫如澤
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內也
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而皆可則事成而吉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為弑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是篡也

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極

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矣自否至泰其間則有隨矣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

理變從時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而順天下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

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易循環也

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太極也有萬物之中各有始者生之本也

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天地之情者情狀也與鬼

神之情狀同

天有五辰日月星辰與天而為五地有五行金木水火與土而為五

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

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

木之堅非雷不能震草之柔非露不能潤

人智強則物智弱

陽數於三百六十上盈陰數於三百六十上縮

人為萬物之靈寄類於走走陰也故百有二十

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為

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此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

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

與下愚不移故也

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老子知易之體者也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況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

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當仁不讓於師者進人之道也

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之事幾於王道能悔則無過矣此聖人所以録於書末也

劉絢問無為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為也

瞽瞍殺人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聖人雖天下之大不能易

天性之愛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禮義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類造化之言也

莊子氣濠若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此言有為無為之理順理則無為強則

有為也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志於道者統而言之志者潛心之謂也德者得於已有形故可據德主於仁故曰依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爼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上漏言也君不密則失臣故書國殺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

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是為至矣

作易者其知盜乎聖人知天下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

大羹可和玄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有一日之物有一月之物有一時之物有一歲之物有十歲之物至於百千萬皆有之天地亦物也亦有數焉

雀三年之物馬三十年之物凡飛走之物皆可以數推人百有二十年之物

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玄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一數

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氣以六變體以四分

以尊降卑曰臨以上觀下曰觀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有心

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

記問之學未足以為事業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時然後言言不在我也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性理大全書卷十二

性理大全書卷十三

皇極經世書七

外書

漁樵問對

嵩山晁氏曰邵雍堯夫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奥云

漁者垂鈎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檐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鈎取乎曰然曰鈎非餌可乎

曰否曰非鉤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為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鉤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為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為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

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異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

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静動静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草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為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於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

體薪無用待火而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
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
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
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體乎曰
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
靜是火亦有體火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
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
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

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思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甞者賛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不及子之門幾至

於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熈熈乎萬物之

多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

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

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

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

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

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

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於人乎况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

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

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

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

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語心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

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

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已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已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已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已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

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鉤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

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巳天降之災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為善而遇禍有為惡而獲福者何也

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踈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

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弒其君者有焉子弒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甞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

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没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内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樵者歎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為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為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為二先得一為一後得一為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為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

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終始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

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夬正反夬始逼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誥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為陽始夏為陽極秋為陰始冬為陰

極陽始則温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温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収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别而為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収萬物之色耳能収萬物之聲鼻能収萬物之氣口能収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

然則人亦物也聖人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人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

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

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已非唯吾不得而知已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之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千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歟夫一動

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地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為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

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膽脾脹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脹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脹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

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

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興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

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乎治定用之則否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為奈何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為禍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

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衆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棋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

其盡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

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鉤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老于豫方終于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

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一作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一有能字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于古今

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問之于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

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
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
爾形骸弄九餘暇（九謂太極）閑往閑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
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
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
須禱无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
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
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

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胷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

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于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

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附録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

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

上蔡謝氏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歷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欲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説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説推筭之皆

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元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它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張氏𡾊曰康節先生治易書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

之蘊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

門而入耳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其蓋嘗翫之而陋識淺聞未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草元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元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元以周準之升

大寒卦也大歷以干準之今之歷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生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藴翫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皇極經世之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

也故李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為日分○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問經世書水火土石石是金否曰它分天地間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相配又問金生水如石中出水是否曰金是堅凝之物到這裡堅實後自拶得水出來又問伯温解經世書如何曰它也只是說將去那裡

面曲折精微也未必曉得康節當時只說與王𠯁不曾說與伯温模樣　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　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纇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蘂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

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盖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頽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盖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它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盖緣它於起處推將來至

交接處看得分曉輔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垢時自有箇處垢底道理否曰然又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問康節云道為太極又云心為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康

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　康節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數　康節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黙念則它說相應有人故意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黙

數則它說便著不數者說不著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别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它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耳　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元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明能算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得　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它神閒氣定不動聲氣

須處置得分明它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它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它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它做得出來須差異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它看見天

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㢤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為得易之體以孟子為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　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元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元為之首一以生三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家首之

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賛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　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久之理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之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盖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

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它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它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柬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它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揚子雲太元便令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

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横一畫則為六横二畫則為

七盖亦補湊之書也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

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予吾前皇王帝霸之

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

之霽曀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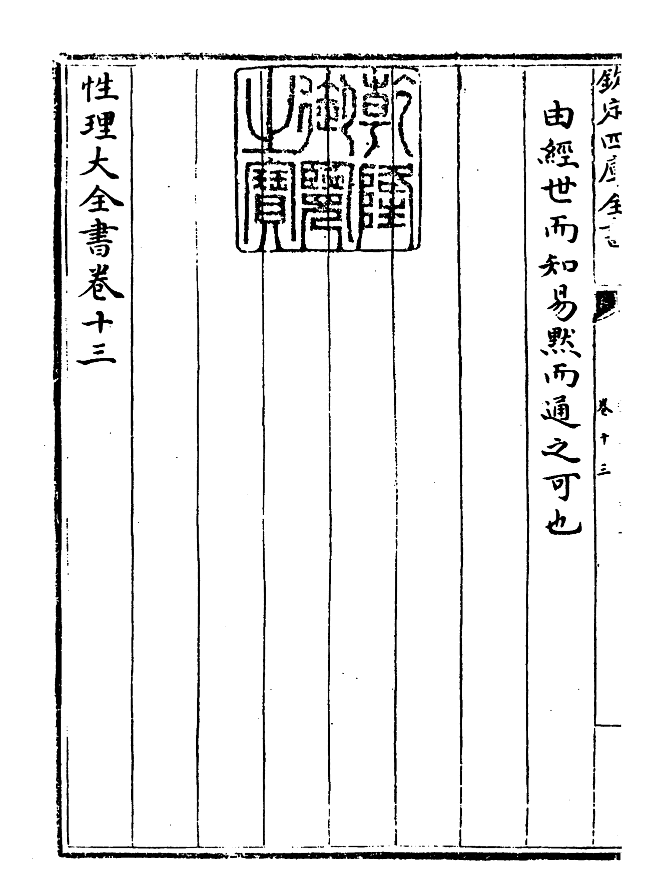
擺落盖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滞倚著之意嗚呼真

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叅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

子者使猶從從游於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晳獨見稱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黄氏瑞節曰邵子於揚氏太元嘗謂其見天地之心而具書遠過太元之上究而言之皆原於易書中引而不發邵伯温云古今之數皆始於一而皇極之數實本於伏羲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終以易疏其說於是微顯闡幽其說大著學者由蔡氏而知經世



由經世而知易㸗而通之可也

性理大全書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十四
　　　　　　十五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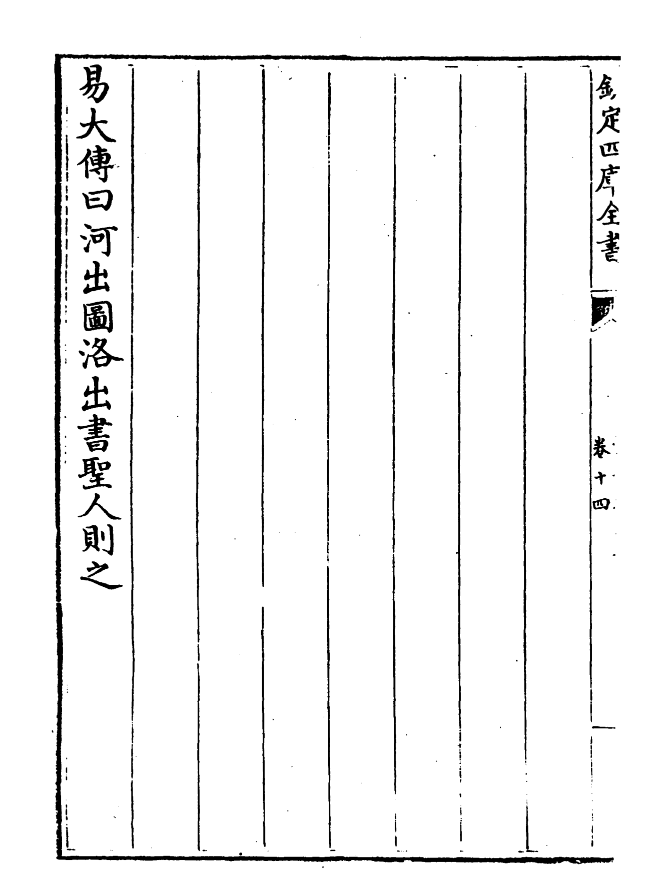
易學啓蒙一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榦自榦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為蓍也分合進退從横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

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啟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莫春既望雲臺真逸手記

朱子曰易之一書最不易讀某作啓蒙正為見人說得支離竊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

如此今學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識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　其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　只啓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内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出　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　鶴山魏氏曰朱文公易得於邵子為多蓋不讀邵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以作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書八卦亦須作因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使在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耳朱子曰其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此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　河圖與易之天一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

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洪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有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泛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之也 玉齋胡氏曰龍馬周禮夏官馬八尺以上為龍言馬之特異如龍也漢武帝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亦此之類神龜大戴禮曰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潛室陳氏曰經緯之說非是以上下為經左右為緯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為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正洛書為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為正而河圖又為變要之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二圖雖縱橫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此所以謂之相為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河圖不但可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以畫卦但當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伏羲但據河圖而畫卦大禹但據洛書而明疇要知伏羲之畫卦其表為八

卦而其裹固可以為疇大禹之叙疇其表為九疇而其裹固可以為卦此所以謂之相為表裹也

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朱子曰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註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為洛書矣

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歷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歷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歷紀也

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州有

九井九百畒是所謂畫州井地也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蔡元定曰古今傳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宫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

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為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收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於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它理故也然不特此耳律呂有五聲十二

律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日名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二者皆出於易之後其起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多少自相配合皆為六十者若合符契也下至運氣參同太一之屬雖不足道然亦無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可謂伏羲有取於今日而作易乎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者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源皆出於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與莫大乎蓍龜之類易之書

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而已爾

朱子曰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為剛二偶故為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干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九與十也閏餘之法以一十九歳為一章姑借其説以明十數之為河圖耳又曰圖者星也圓者河圖之數言無那四角底其形便圓又曰河圖既無那四隅則比之洛書固亦為圓矣方者土也方者洛書之文言畫州井地之所依倣而作者也書禹貢禹別九州冀北揚南青東梁西兗東北雍西北徐東南荊西南豫中也孟子言周家井地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皆法洛書之九數也　西山蔡氏曰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静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偶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　平庵項氏曰戴九履一乃乾鑿度九宮之法自有易

以來諸易師未有以為河圖者至宋劉牧方兩易之關子明洞極經亦然按唐李鼎祚集解易盡備前世諸儒之說獨無所謂關子明者蓋宋阮逸偽作也其說見後山陳氏談叢　黄氏瑞節曰楊鼎卿彙六經為圖唐仲友輯經世圖譜並守劉牧之說猶未是正云　玉齋胡氏曰唐律歷志僧一行作歷本議云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定剛柔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於定律歷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　前漢律歷志云天之中數五五為聲地之中數六六為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律有二陽律為律陰律為呂律以統氣物類曰黄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是也其制裁竹為筒陰陽各六以節五聲之上下每律呂以五聲加之則以五乘十二以十二乘五是為六十十干自甲至癸十二支自子至亥支

干相乘亦為六十陰陽老少策數配合為六十者老陽策數三十六老陰策數二十四合為六十少陽策數二十八少陰策數三十二亦合為六十也運氣見黄帝素問五運者甲巳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是也六氣者子午少陰君火司天為主氣寅申少陽相火司天為主氣丑未太陰濕土司天為主氣卯酉陽明燥金司天為主氣辰戌太陽寒水司天為主氣巳亥厥陰風木司天為主氣是也以運氣相乘言之甲丙戊庚壬為陽加於子午寅申辰戌計三十日乙丁巳辛癸為陰加於丑未卯酉巳亥計三十日總陰陽支干是為六十也參同乃脩養之書後漢魏伯陽所作以乾坤為爐鼎坎離為金刀大藥所用以為火候者六十卦也大乙日家有太一統紀之書其說蓋亦主於六十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

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說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

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

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為二十五積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

朱子曰五行有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則曰水火木金土有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則曰木火土金水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宗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又曰大抵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復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或曰土寄旺於

四季各十八日何獨火生土而土生金也曰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故能生秋金也　勉齋黄氏曰自一至十特言奇偶之多寡爾初非以次序而言天得奇而為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為三故曰三生木地得偶而為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為四故曰四生金何也一極為三以一運之圓而成三故一而三也二極為四以二周之方而成四故二而四也如果以次序言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然後第七而成火耶如此則金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為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盛成七之成火也猶離之為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大始盛成坎屬陽而離屬陰以其內者為主而在外者成之也又曰只以造化本原及人物之初生驗

之使自可合天一生水水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為聲聲者氣之所為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又曰洪範五行五事皆以造化之初及人物始生言之也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四生金蓋以陰陽之氣一濕一燥而為水火濕極燥極而為木與金也人物始生精與氣耳大傳曰精氣為物子産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魄此皆精妙之語精濕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沉而氣浮故精為貌而氣為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為木為肝為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為金為肺為聽大抵貌與視屬

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此曉然易見者也又曰耳屬金是誠可疑醫家以耳屬腎以肺屬金然配與屬不同屬者管屬之謂配者比並之謂論其管屬則耳屬於腎取其並比則聽比於金也又曰水火木金有兩項看如作行之序看則水火是陽金水是陰行於春夏為陽行於秋冬為陰如作生之序看則水木是陽火金是陰生於天一天三為陽生於地二地四為陰因云太極圖解自一處可疑圖以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金陰穉故次水木陽穉故次火此是說生之序下文却説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却以水為陽火為陰論求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始生為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強盛陰始生為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如此則水為陽穉木為陽盛火為陰穉金為陰盛也　雲莊劉氏曰水陰也生於天一火陽也生於地二是其方生之始陰陽互根故其運行

水居子位極陰之方而陽已生於子火居午位極陽之方而陰已生於午若木生於天三專屬陽故其行於春亦屬陽金生於地四專屬陰故其行於秋亦屬陰不可以陰陽互言矣蓋水火未離乎氣陰陽交合之初其氣自有互根之妙木則陽之發達金則陰之収斂而有定質矣此其所以與水火不同也　思齋翁氏曰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也何以見之且天一生水一得五便為水之成地二生火二得五便為火之成天三生木三得五便為木之成地四生金四得五便為金之成皆本於中五之土也又曰河圖陰陽之位生數為主而成數配之東北陽方則主之以奇而與合者偶西南陰方則主之以偶而與合者奇也　玉齋胡氏曰一陰一陽以生成言也一奇一偶一三五七九為奇二四六八十為偶也陰陽奇偶之合則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

故其在十干則木有甲乙火有丙丁土有戊己金有庚辛水有壬癸所謂兩其五行也五位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相得各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也朱子云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蓋以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為次第辦其類而不容紊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為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間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

又云相得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使是各有合也

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葢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葢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節齋蔡氏曰河圖數偶偶者靜靜以動為用故河圖之行合皆奇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五合十是故易之吉凶生乎動葢靜者必動而後生也洛書數奇奇者動動以靜為用故洛書之位合皆偶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是故範之吉凶見乎靜葢動者必靜而後成也　九峯蔡氏曰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

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分殊非深於造化者安能識之又曰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無偶也而用則存乎奇偶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可窮天地之形四時之行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　潜室陳氏曰河圖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奇數統偶數若不相似也然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圖書未甞不相似也然同方者有内外之分是河圖猶洛書也異位者有比肩之義是洛書亦猶河圖也又如河圖則備數之全洛書則缺數之十此疑若相戾也然河圖之全數乃皆自五而來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三得五而為八四得五而為九至其所謂十若乃五得五而為十其實未甞有十也八卦全不用十洛書雖曰

然十而皆有含十之義一對九而含十二對八而含十三對七而含十四對六而含十十常央居五之兩端與河圖頗相類是亦未嘗無十也

雲莊劉氏曰河圖者陰陽生成之合洛書者陰陽奇偶之分以質而論則分而各居其所是對待之定體也以氣而論則合而同處其方是流行之妙用也然氣以質二者初不相離有分則必有合有合則必有分所謂推之於前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不見其終之離又不可以拘泥而觀之也

黃氏瑞節曰九峯蔡氏譔皇極內篇數為一書以為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於是有範數圖有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西山真氏云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者是也

玉齋胡氏曰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以五生數之陽統五成數之陰而同處其方陽內陰外生成相合交泰之義也洛書以奇偶分陰陽以五奇數之陽統四偶數之陰

而各居其所陽正陰偏奇偶既分尊卑之位也河圖數十十者對待以立其體故為常洛書數九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為變也常變之説朱子特各舉所重為言非謂河圖專於常有體而無用洛書專於變有用而無體也自河圖四象之合者觀之象之列於四方者各當其所處之位此其體之常象之處於西南者不恊夫所生之卦又為用之變矣伏羲則其變者以作易即横圖卦畫之成而究圓圖圖卦氣之運則知四象分為八卦陰之老少不動而陽之老少迭遷此主變也豈拘於常者乎自洛書四象之分者觀之象之居于西南者不當其所處之位此其用之變象之列於四方者悉恊夫所生之卦又為體之常矣大禹則其常者以作範因武王㬥倫攸叙之問以究箕子天錫禹疇之對則知四象分為九疇陽居四正則配四陽之卦以為陰之宰陰居四隅則配四陰之卦以為陽之輔

此主常也豈撓於變者乎

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為中也

節齋蔡氏曰天數奇以一為一故三地數偶以二為一故兩卦畫亦然陽奇為一而陰偶為二也

玉齋胡氏曰陽之數奇而屬乎天其象為圓圓者取其動也凡物之圓者其直徑則一而横圍則三若陽則其數以一為一而用其全擬之於象實圍三而二各一奇皆在所用故曰參天陰之數偶而屬乎地其象為方方者取其静也凡物之方者其直徑則一而横圍則四若陰則其數以二為一而用其半擬之於象實圍四而四合二偶半在所用故曰兩地夫數始於陰陽倚於參兩參兩之合則為五此圖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也陽大陰小陽饒陰乏故陽得用全而陰惟用半其尊陽之義實昉於此矣或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朱子云如此却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又云一箇天參之而為三一箇地兩之而為二三三為九三二為六兩其三一其二為八兩其二一其三為七此又七八九六之數所由起

也

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則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

九之象也

玉齋胡氏曰圖之五具五生數之象書之五具五奇數之象蓋皆以其所主者言之有主必有賔而圖之成數與書之偶數亦各具於中央之五數矣圖之中五下一點既具天一之象則一與六合而地六之成數自不能離乎天之一矣以至二三四五皆然如是則河圖由一與六以至五與十生成相合而五十五之全數盡具於中央五數之中書之中五下一點既具天一之象以至上一點既具天九之象則一與二三與四七與六九與八奇偶亦相為胎合而四十五之全數亦盡具於中央之五數矣豈可惟以五數拘之哉

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

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

雲莊劉氏曰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數陽也而一三五之位不易七九之位易者亦以天地之間陽動主變故也然陽於北東則不動於西南則互遷者蓋北東陽始生之方西南陽極盛之方陽主進數又必進於極而後變也 玉齋胡氏曰數則河圖自一至十洛書自一至九之數位則東西南北之位之位皆三同而二異者圖書之一六皆在北三八皆在東五皆在中三者之位數皆同也圖之二七在南而書則二七在西圖之四九在西而書則四九在南二者之位數皆異也陽不可易專指一三五陰可易統指二七四九成數雖陽指七九固亦生之陰指七為二生數之陰九為四生數之陰也二四以生數言雖屬陽然以偶數言則屬陰不得謂之陽矣故可易七九以奇數言雖屬陽然以

成數言只可謂之陰矣故可易其曰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不曰生數雖陰固亦成之陽者蓋但主陰而言也可易

曰中央之五既為五數之象矣然其為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内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奇數之側盖中者為主

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

董銖問曰夫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用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一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為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居一得五而成六少陰居二得五而成七少陽居三得五而成八太陰居四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為生成之數者亦

無以異也不知可如此者否朱子答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猶佳　覺軒蔡氏曰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河圖位與數常相錯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三得五而為八四得五而為九各居其方雖相錯而未嘗不相對也洛書位與數常相對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為後右之六二得五而為右之七三得五而為後左之八四得五而為前之九縱橫交綜雖相對而未嘗不相錯也　玉齋胡氏曰在圖者陽生陰成在書者陽奇陰偶而皆以陽為尊也圖之數十積之為五十有五書之數九積之為四十有五皆可以紀其實也然以中五計之圖之一二三四者生數之陽也各居其中五本來方位之外六七八九十者成數之陰也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五生數之外中者為主則外者為客矣書之一三七九者四奇數之陽也各居其中五本來方

位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四偶數之陰也又各從其類以附于四奇數之側正者為君則側者為臣矣

造化貴陽而賤陰假圖書以顯其理出於自然之妙非可容一毫智力抑揚於其間也

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之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

玉齋胡氏曰河圖偶贏而奇乏者地三十天二十五也洛書奇贏而偶乏之者天二十五地二十也河圖虛其中之十五洛書虛其中之五則陰陽之數均於二十矣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内者則陽居下左而隂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隂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隂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

壯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

思齋翁氏曰河圖運行之序自北而東左旋相生固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而相克者已寓於相生之中洛書運行之序自北而西右轉相克固也然對待之位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於相克之中蓋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者無從而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亦有時而間斷此圖書生成之妙未嘗不各自全備也　玉齋胡氏曰河圖生出生成之序與洛書竒偶次序皆錯雜取義唯運行次序河圖則左旋相生洛書則右轉相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

土河圖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左旋一周而金復生水也洛書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轉一周而土復克水也

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

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

玉齋胡氏曰此一節專言圖書七八九六之數以進陰陽之老少也七九為陽陽主進由少陽七而進七之上為八故踰八而進於九九則進之極更無去處了故九為老陽六八為陰陰主退由少陰八而退八之下為七故踰七而退於六六則退之極更無轉處了故六為老陰進則饒故老陽饒於八少陽饒於六退則乏故老陰乏於七少陰乏於九進而饒者陽之常退而乏者陰之常此所謂正也以言其變老陽數九由一三五積而成於四之外四老陰之位也老陰數六由二四積而成於一

之外一老陽之位也此二老互藏其宅之變也七八則非由積數而成七與九皆陽故少陽七自九來而居於二之上二少陰之位也八與六皆陰故少陰八自六來而居於三之上三少陽之位也此二少互藏其宅之變也其在洛書雖縱橫有十五之數實皆七八九六之迭為消長一得五為六而與南方之九迭為消長四得五為九而與西北之六迭為消長三得五為八而與西方之七迭為消長二得五為七而與東北之八迭為消長大抵數之進者為長退者為消長者退則又消消者進則又長六進為九則九長而六消九退為六則九反消而六又長矣七進為八則八長而七消八退為七則八反消而七又長矣虛五分十者虛中五之外則縱橫皆十以其十者分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七者十分三之餘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七八九六之合

馬此所謂變化無窮之妙也又因是推之圖書之文七與八九與六每相䀆屬河圖則二少位東南二老位西北二居南內含東外之八三居東內含南外之七一居北內含西外之九四居西內含北外之六洛書則一得五成六而合九四得五成九而合六二得五成七而合八三得五成八而合七又如二四成六而九居中一八成九而六在旁二六成八而七處內三四成七而八在下是亦九六七八無適而不遇其合也

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偶之空

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

朱子曰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此說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故第二身既脩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以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脩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

僭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也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　九峯蔡氏曰五行不言用无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茍明乎此則大禹叙疇之㫖得矣　玉齋胡氏曰伏羲則河圖以作易也圖之數十積之為五十有五虛其中十與五者象太極也而其散布於外者凡四十以一三七九為陽儀者二十以二四六八為陰儀者二十此則之以生兩儀也以一二三四之位而為六七八九之象此則之以生四象也析二七之合則七居南為乾而二補東南陽之空以為兊析三八之合則八居東為離而三補東北陽之空以為震析四九之合則九居西為坎而四補西南陽之空以為巽析一六之合則六居北為坤而一補西北陽之空以為艮者此則之以成八卦也然聖人之則河圖也亦因横圖卦畫之成

以發圖圖卦氣之運耳本河圖以為先天横圖則畫卦之成者老陽居一分之為乾兌少陰居二分之為離震少陽居三分之為巽坎老陰居四分之為艮坤本河圖以為先天圓圖則卦氣之運者老陰居北少陰居東所以分而為艮坤離震者此四卦固无以異於横圖也少陽居南宜為巽坎而乃為乾兌老陽居西宜為乾兌而乃為巽坎此四卦實有異於横圖矣其故何哉蓋河圖二象之居於東北者陰之老少也陰主靜而守其常故水木各一其象不能他有所兼一六居北為水其於卦也為艮坤不得為離震矣二八居東為木其於卦也為離震不得為艮坤矣陰所以小也所以居窮冬相錯而為冬興春之卦也河圖二象之居於西南者陽之老少也陽主動而通其變故金火互通其象實能兩有所兼乾居南方火位說卦曰乾為金坎居西方金位而說卦曰坎為赤故

四九居西為金其於卦也本為乾兌而亦得為巽坎矣二七居南為火其於卦也本為巽坎而亦得為乾兌矣陽所以為大也所以居大夏相錯而為夏與秋之卦也體河圖以為先天圖其卦氣之運分陰分陽有如此者聖人所以作易者寧不可見也哉大禹之則洛書以作範也未必拘拘於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然自一至九之數實有以默啓聖人作範之心故自初一之五行包天地自然之數餘八法則是大禹參酌天時人事而類之不必盡協於大不全土之位也

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横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

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也耶

玉齋胡氏曰四方為乾坤離坎四隅為兌震巽艮者蓋一六老陰之數而畫卦為艮坤艮居六坤居一也三八少陰之數而畫卦為離震離居三震居八也四九老陽之數而畫卦為乾兌乾居九兌居四也二七少陽之數而畫卦為巽坎巽居二坎居七也此洛書亦可以為八卦也九疇子目者五行

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十福極十一總五十五也

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有多寡然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横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

而通為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横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閒哉

玉齋胡氏曰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者下一點含天一之象上一點含地二之象左一點含天三之象右一點含地四之象中一點含天五之象所謂五自含五而得十通在外四十為大衍之數積五與十而得十五者以其所含之五積之則含五與十而為十五通在外四十而為河圖五十五也

性理大全書卷十四